

郑克强 总主编

# 赣文化通典

Ganwenhua Tongdian



民俗卷

Minsu Juan

上册

张芳霖/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 赣文化通典

总主编

郑克强

副总主编

王德保 文师华 宋三平

---



民俗卷

上册

张芳霖/主编

---

江西人民出版社

## 说 贛(代序)

邵 鸿

南昌大学郑克强教授主编的《贛文化通典》即将出版。这部大书,是我期盼已久、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自1994年江西出现贛文化研究热潮以来,江西历史和文化研究成绩可观,《贛文化通典》是又一新的重要成就,可喜可贺!克强索序于我,盛意不能不有所应命。近年我写过好些综论贛文化的文字,特别是在《江西通史》导论中有较系统的阐述,似乎没有重复的必要。然而讲贛文化,不能不从“贛”字说起,恰恰在这个基本点上,其实还有工作要做。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从辞源学的角度,把对“贛”字的两点认识写出来,命曰“说贛”,权充序言,为《贛文化通典》做一个开篇铺垫并向大家请教。

第一个问题,关于贛字的起源和演变。

因为资料限制,这一问题曾难以解答。

在传世文献中,“贛”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孔门高足端木赐,字子贡,贡在古籍里常写成贛或贛,贛有赐予之意,名字正相配合。贛也常用作通假字,借为愚贛、贛直之贛。成书于战国的《山海经·海内东经》:“贛水出聂都东山。”郭璞注:“今贛水出南康南野县西北,音感。”同书《海内经》:“南方有贛巨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这两条记载不仅是先秦古籍中“贛”字的实例,而且公认是与上古江西地区有关的史料。从此,贛就和江西有了不解之缘。

但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却没有贛字。与之相当的,是贛字,该书卷六:“贛,赐也。从贝,贛省声。贛,籀文贛。”清段玉裁注云:“贛之古义古音,皆与贡不同。”因为依据有限,段说并未得到广泛认同。

近几十年来,先秦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玺印、铭刻等考古材料大量出

现,古文字学界对赣字的认识有了决定性突破。从李家浩先生独具慧眼破解“上赣君之诨玺”开始<sup>①</sup>,人们逐渐认识到,战国时期赣字有𡗗、𡗘、𡗙、𡗚、𡗛等形体,基本构造是从章、从欠、从贝,欠亦为声符。我们今天熟悉的赣字,实际上是“𡗙”、“𡗚”等形的讹变和俗体字<sup>②</sup>。后来赣一直有两种读音,一读干,一读贡<sup>③</sup>,应与此有关。在此基础上陈剑先生又发现,早在西周金文中已有赣字,作𡗛、𡗜等形,是一个会意字,像人以双手赐予玉璋,意为赏赐。后来右边的𡗛演变为欠,遂形成了赣字的早期形体“𡗛”<sup>④</sup>。陈说得到古文字学界较普遍的认可,可以信据。由此可知,上古赣字字形、字音确不从贡,许慎录“𡗙”而非“𡗚”表现了大师的精审,但也有小误,段玉裁的有关见解则实属卓识。

近期我对古文字材料中的赣字做了进一步考察,得出的认识是:战国及秦代相关诸字出现较多(特别是在数量颇丰的楚、秦系简帛文献中),而“𡗚”字则尚未见<sup>⑤</sup>。从已知材料看,“𡗚”字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中,用于子贡之名。可能抄写于西汉前期的定州汉简《论语》,子贡也有写作“子𡗚”或“子𡗛”(当为𡗚的异体)的<sup>⑥</sup>。东汉碑铭中亦有实例,如《譙敏碑》及熹平石经《论语》<sup>⑦</sup>。但汉代古文字资料中“𡗚”字实例相对很少,马王堆帛书里赣字多作“𡗙”、“𡗘”、“𡗚”等形,但“𡗚”仅上举一例;《汉印文字汇》共收入39个赣字,只有2个从贡,一作“𡗙”,一作“𡗚”;在诸多汉简及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简资料中,赣也绝大部分从贝而不从贡。总的来说,西汉以来伴随着隶书的发展,“𡗚”字出现渐多,但更流

① 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② 参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 战国文字声系》下册,第1453—1455页;黄德宽《古文字谱系疏证》第四册,第4041—4043页;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第517页;李运富《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第129—130页。

③ 如《集韵》赣江之赣读为古暗切,赣赐之赣读为古洞切。

④ 陈剑:《释西周金文的“𡗙(𡗚)”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

⑤ 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一“𡗙”字,可能为“𡗚”字的或体,待证。另新出湖南龙山里耶秦简中数见“𡗙”字,也很值得注意。

⑥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定州汉墓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需要说明的是,该整理小组将简本中十余例子贡、子贡全部隶定为“子𡗛”、“子𡗚”,但据公布的部分摹本,实际多数也作𡗙、𡗘之形,只有个别从贡。

⑦ 据《隶释》卷十四《石经〈论语〉残碑》,“子𡗚”、“子𡗙”各三见。

行的写法仍然是从贝的“贛”、“贛”、“贛”等形。此外，“贛”虽已出现,但极少见(目前仅见一例,应为东汉之印)。

到魏晋时期,“贛”可能已成为普通写法,“贛”字也流行起来。曾经引起“兰亭序”真伪之争的东晋贛令王兴之、王闽之父子两墓志三见“贛”字<sup>①</sup>,这是六朝使用“贛”字以及已知最早将江西贛县写作“贛”的实例。此后,除了少数学者(如唐代开成石经《五经文字》和宋代《广韵》的作者等),一般人已是只知有“贛”,不知其始了。

了解贛的本字和演变,不仅是解说贛文化的第一步,而且也有其他意义。比如由此可以更好地利用新出考古和古文字资料研究江西上古史,又比如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所见先秦两汉乃至更晚古籍中的“贛”或“贛”字,其实是后来抄刻而成,并非本来面目。因而,自刘宋刘澄之以来聚讼一千数百年的“章、贡成贛(水)”之说的确是不能成立的<sup>②</sup>,反而是北宋欧阳忞《輿地广记》先有贛水、后有章、贡的说法更值得重视。

第二个问题,以贛为江西简称始于何时?

江西称贛,无疑因为纵贯全境的贛江之故。贛水至晚战国已经得名,然而以“贛”代称江西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问题向少讨论,近来翻检史料,发现这其实是很晚近的事情。

西汉初年,在今章、贡二水汇流处设贛县,属豫章郡。此后贛县归属屡有变更,隋唐以来属虔州,为州治。在很长时间里,凡言贛、贛人,均指贛县而言。如唐代著名书法家钟绍京,《资治通鉴》卷二〇九说他是“灑(贛)人”,新旧《唐书》本传则说是“虔州贛人”<sup>③</sup>。又如苏东坡谪贬北归期间,与友人书信屡言“度岭过贛”、“候水过贛”、“已到贛上”,又有名诗《八月七月初入贛,过惶恐滩》,“贛”也都是指贛县和虔州州治之地。

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以虔为虎头不祥,改虔州为贛州。此后,“贛”更多的时候是指贛州(府)全境。试举数例:

<sup>①</sup>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東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第6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sup>②</sup> 刘说见《水经注》卷三十九引。

<sup>③</sup> 类似的例子如《九江记》(《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王植新,贛人也”;《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廖)爽,贛人也”;同书卷二七六:“匡齐,贛人也”,其实说的都是“虔州贛人”。

江西(风水)之法,肇于赣杨筠松、曾文辿。及赖大有、谢世南辈,尤精其学。(《王忠文集》卷二十,《丛录》)

绍熙癸丑之秋,赣境大水,至浸于(信丰)县鼓楼两樟之间。(《夷坚志丙》卷一)

江西山皆至五岭、赣上来,自南而北,故皆逆。(《朱子语类》卷二)

明正德十一年(1516),朝廷设“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嘉靖四十五年(1566)定为南赣巡抚,下辖南安、赣州、韶州、南雄、汀州等府。清初延续,至康熙四年(1665)正式撤消。这一时期并延及清代中后期,“赣”一般仍指赣州府境,但范围有扩大的趋势。赣州与原从虔州分出、清代又同属岭北道(后改赣南道)的南安,在称谓上逐渐接近,“南赣”、“赣南”成为习语。因此,有时就有以赣代指南、赣情形出现。如《明儒言行录》卷八:“赣人性矫野,(王守仁)为立十家牌法,作业出入有纪,又行乡约,设社学,教郡邑子弟歌诗习礼……岭北风俗,为之丕变。”既云“岭北”,显然是指南、赣二府之地。又明《李友华墓志》:“(万历中)巡抚南赣……在赣十四年,威惠甚著”;《盛京通志》卷七十七《胡有升》:“(顺治五年)以总兵出守南赣……六年致仕,赣人思其德。”这里单言的“赣”,则是包括南赣巡抚辖区而言了。

尽管内涵逐步扩大,但直至清后期,“赣”一直只是局促于江西南部一隅,并未成为全省概称。历史上,江西的概称有豫章、江西、江右、西江等,元明时期随着江西行省的设立,也称江、江省,“江”成为江西简称<sup>①</sup>。清代朝廷诏奏及官方文书中大量使用“江省”、“江境”、“江抚”、“江、闽”、“江、粤”等语,曾任江西巡抚的蔡士英有《抚江集》一书,说明清代仍然通行。

但“江”作为省称,易与江苏和黑龙江相混(清代两省也可称“江”或“江省”),因而最终未能持久通行,“赣”逐渐取代“江”成为江西简称。现在可

<sup>①</sup> 如元人虞集《贡院题名记》:“夫江省,所统郡二十,多以文物称”;明欧阳铎《黄乡保筑城碑》:“赣,江省边邑也”;李振裕《与吉水王明府书》:“江省理学,海内所推”(以上引文均见同治《江西通志》的《艺文志》,该志类似例子很多,不俱引)。又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一《李邦华》:“今异增兵以扼险,江抚驻九江,赣抚驻吉安,以壮虎豹当关之势。”可见当时“江”、“赣”之别是明显的。

断言的是:清末江西称赣已经普遍流行。检《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脚注:南昌大学历史系内部资料本,2005年),最早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初五日上海《集成报》转载《申报》“赣省西学”报道,光绪二十七年(1901)有“赣抚被参”、“赣抚李议复新整事宜折”、“赣试不停”、“赣出教案”等报道,从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江西、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重庆、武昌、厦门、山东等地多种报刊关于“赣”省的报道多达60条,其后宣统时期短短三年亦近60条。复检《清实录》,咸丰、同治时期官方诏奏中“赣”仍然专指赣州或南赣,“江”则依旧为江西简称,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赣省”出现,以后不断增多,迄光绪末共计6处;《宣统政纪》涉及“赣”省之文激增,多达20处。承廖声丰博士协助检索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中档和军机档,情况和《实录》相似。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护理江西巡抚周浩就厘定江西营制章程上奏折中首见“赣省”,此后亦逐渐增多。其他例子还有很多,如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的《江西官报》已见“赣省”字样<sup>①</sup>;光绪三十一年(1905)浙江发生“浙赣铁路交涉”风波<sup>②</sup>;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西铸造发行赣字款铜元;三十四年(1908)七月,留日江西留学生创办《江西》杂志,萍乡汤增璧作《警告全赣书》、《比较赣人与江浙人之对路事》、《赣事拾遗》等文<sup>③</sup>;同年江西洋务局汪钟霖《赣中寸牍》印行,等等。这些例证均可证明,光绪末年“赣”称已极普遍,而且民间较公文使用要更早一些。不过应指出的是,清末江西“江”的概称并没有立即被完全取代,而是与“赣”并用,民国后才逐渐消失。

不言而喻,“赣”称的流行一定不始于光绪末年,而应有一个发展过程。但究竟早到何时,则还需要研究。《清史稿》有以下三条有关记载:

《列传》一五八《牛鉴传》:

“(道光二十二年[1842]耆英等)合疏以保全民命为请,略曰:江宁危急,呼吸可虞,根本一摧,邻近皖、赣、鄂、湘,皆可航溯。”

《列传》二百七十七《王东槐传》:

<sup>①</sup> 《江西官报》当年第十四期载黄大壖、陈三立等人关于创办机器造纸公司的呈文,其中言及:“窃赣省土纸,实为大宗,而海关洋纸,日益进步。”

<sup>②</sup> 浙江同乡会当年在日本印行《浙赣铁路事件》一书(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对此有较详记载。

<sup>③</sup> 参周年昌《汤增璧先生传略与研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汤增璧》,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道光三十年[1850]奏言)若开矿之举,臣曾疏陈不便,顺天已停,而湘、赣等省试办,惊扰百姓,利害莫测。”

《列传》二百十《王拯传》:

“(同治三年[1864]疏言)拟请饰赣、皖、楚、粤各疆臣,值此事机至紧,无论如何变通为难,总当殚竭血诚,同心共济。”

按说有这几条证据,本可以认为道、同间称江西为“赣”已渐流行。但鉴于以下几方面原因,我以为还有可疑。

其一,我翻检了很多咸同时期的史料,未见江西称“赣”确证;尽管说有易,说无难,特别是我的阅读面相对于浩如烟海的同期史料当然还是太少,但问题是《实录》和档案材料也是如此,这就不能不慎重了。

其二,我一度认为是同治年间江西称“赣”铁证的赵之谦文献被否定。同治十一年(1872)冬,著名学者和艺术家赵之谦到南昌,协助巡抚刘坤一撰修《江西通志》,光绪十年(1884)逝于江西。其间他在书信中多有谈及在“赣”情形,并有《赣省通志》部分手稿存于上海图书馆<sup>①</sup>。但近询该馆有关人士,“赣省通志”四字非搨叔亲笔,而是民国收藏者的题识;而当下拍卖会上出现的诸多赵氏涉“赣”书札,权威的赵之谦墨迹集中不见著录,公认真品的赵氏书札只说“江西”、“江省”、“江右”、“豫章”等,因而疑点甚多。笔者特请教清华大学古代书画鉴定专家邱才桢博士,他断然认为这些拍品全为低仿贗品。据此,以往著录中个别涉“赣”的赵氏书信,也就难为信据了。

其三,《清史稿》成书于民国,编撰者往往用当时语言概括史料,包括诏奏文字。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德宗实录》载:光绪二十九年七月护理江西巡抚柯逢时奏:“赣省义宁、新昌二州县交界地方,有黄冈山,久经封禁。”同年《江西官报》上刊登了奏折原文,详尽很多,但这一段内容相同,唯“赣省”写

<sup>①</sup> 近年文物拍品中有不少涉“赣”的赵氏手札,如“弟自到赣以来,终日衙参,一差未得,暂居客馆,草草劳人”(西冷印社有限公司2009年春拍品,见博宝拍卖网);“到赣两年仅以志书一差,月薪不满四十,一家八口何以支持”(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6年春拍品,见同上);“拟于初冬往赣,为禀到候补之急务也。吾哥如有信致赣,可预书就弟便带去”(北京中汉2011年秋拍品,见中国收藏网);“贺太尊定于正月初十日接首府印,大得蒋公心,到赣总在二月初间,速则正月之杪”(上海鸿海商品拍卖有限公司2010年秋拍品,见博宝拍卖网)。又《悲庵手札真迹》上册亦有一札云:“到省数月,未获一差,日用应酬,支持不易。赣地之柴米,较吾浙价贱,惟房租甚贵”(民国十四年碧梧山庄石印本)。《赣省通志》稿本见《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1979年自印本,第289页;《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作“江西”。这显然是宣统年间实录馆臣综述奏折时做了改动。因而,《清史稿》的上述三条材料,也就值得存疑了。至少,《牛鉴传》一条明言“略曰”,说明经过作者概括而非原疏文字。

因此,江西简称为“赣”的约定俗成,可能还是光绪朝即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事情。我推测清末民初“赣”逐渐替代“江”成为江西简称的原因,应与电报的应用有关。因为费用的昂贵使电报文字大量使用简称,并且要求精确规范,不易误解。鉴于电报在中国的流行正是187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一推测不为无据。我很希望,有更深入的研究可以证明或证误我的观点。但显然,相比于许多省份,如蜀、粤、闽、晋、豫、皖、滇、黔、浙、陕等简称的确定均不晚于明代,江西称赣是很晚的事情,距离现在仅百余年。由此,“赣”也走完了它从小到大的历史道路。

搞清赣作为江西简称的时间也是有意义的,至少读古籍时可避免犯错。比如,我们不能把古籍中绝大部分的“赣”当作江西看待;又如在清代档案整理拟题或写文章时,将清初江西称为赣省、江西巡抚称为赣抚也属不够严谨。此外,以赣称来鉴别书画文物,则是一种辨伪的有效手段。

两点认识已如上述。以考据文章代替序言,似乎不合常规。但我想,上述心得对赣文化研究应有裨益,故而还是大胆写出,以供批评。同时我想说,对赣字的考察让我联想到:对于绚丽多彩、丰富深厚的江西历史和文化来说,不仅研究天地极为广阔,而且可能还有许多实属基本的问题仍待关注和解决。研究者需要更加脚踏实地,勤奋努力,细致深入,坚持不懈,才能把研究做到佳境,臻于一流。这是我所热切期望于南昌大学各位朋友的。

2011年最后一日于京华

# 目 录

<b>第一章 总论</b>	<b>1</b>
第一节 民俗概论	1
一、民俗的产生及其内涵	1
二、民俗的类型和特征	4
三、民俗的作用和功能	6
第二节 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的民俗	8
一、从民间文学到社会全部习俗：民俗学研究中的民俗	10
二、承载过去的历史轨迹：历史学研究中的民俗	11
三、“现在的领域”：人类学研究中的民俗	13
第三节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	16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内容	16
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	17
第四节 江西民俗文化发展概述	20
第五节 资料来源与写作框架	23
一、主要资料来源	23
二、主要写作内容及框架	24
<b>第二章 农业生产习俗</b>	<b>25</b>
第一节 农业生产及农耕时令	25
一、农业生产	25
二、农谚与耕作	33
第二节 农耕礼仪	55
一、主要农事生产活动习俗	56
二、其他农事活动习俗	67
第三节 渔业生产及其习俗	71

一、渔业生产操作习俗	71
二、渔业祭祀与禁忌	80
第四节 林业生产及其习俗	82
一、林木资源及分类	83
二、林业生产	84
三、林业砍伐及运输	90
第五节 畜牧业生产及其习俗	95
一、畜牧业生产习俗	95
二、畜牧业习俗与禁忌	99
<b>第三章 商业组织与商事习俗</b>	<b>102</b>
第一节 商业、手工业组织	102
一、商帮与行会	102
二、会馆、公所	112
三、商会与同业公会	115
第二节 商事习俗	118
一、商店取名和开张	118
二、交易与借贷有关习俗	120
三、商业行规与禁忌	163
<b>第四章 传统手工技艺与行业习俗</b>	<b>175</b>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技艺	175
一、瓷器生产	175
二、茶叶生产	178
三、药材生产	182
四、纸张生产	186
五、夏布生产	190
六、酿酒	194
七、矿冶	198
八、其他	200
第二节 行业习俗	202
一、拜师收徒与行规	202
二、行业神与祭祀	210
三、禁忌习俗	216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类	218

一、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	219
二、景德镇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	219
三、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	220
四、婺源歙砚制作技艺	221
五、星子金星砚制作技艺	222
六、万载夏布织造技艺	222
七、万载花炮制作技艺	224
八、鄱阳脱胎漆器髹饰技艺	225
<b>第五章 服饰民俗</b>	<b>227</b>
第一节 服制文化与江西服饰民俗	227
第二节 衣着	230
一、纺织技术的发展	230
二、布料的种类	231
三、衣式	242
第三节 附加饰物	258
一、头饰	259
二、耳饰	266
三、颈饰	268
四、腰佩	269
第四节 修饰与形塑	276
一、修饰身体	276
二、形塑身体	281
<b>第六章 饮食民俗</b>	<b>287</b>
第一节 日常食俗	288
一、主食类	288
二、副食类	297
三、其他	302
第二节 岁时节日食俗	303
一、春季节日食俗	304
二、夏季节日食俗	311
三、秋季节日食俗	317
四、冬季节日食俗	321
第三节 宴饮食俗	326

一、饮茶习俗	327
二、饮酒习俗	337
三、酒宴习俗	343
第四节 特色食俗	346
一、赣菜的特色	346
二、特色饮食	348
第五节 饮食品制作工艺	364
一、永新县“和子四珍”	364
二、吉安市薄酥饼	365
三、峡江县米粉	365
四、萍乡市花果	365
五、安义县黄洲宗山米粉	366
六、广昌县白莲	367
七、安福县火腿	367
八、金溪县藕丝糖	368
九、进贤县李渡烧酒	369
<b>第七章 建筑与居住民俗</b>	<b>370</b>
第一节 择地与朝向	370
一、自然条件因素	370
二、风水因素	371
三、防卫需要	374
四、宗教信仰因素	374
第二节 建筑材料	376
一、石	376
二、木	378
三、砖	380
四、混合材料	381
第三节 民居结构和特色元素	384
一、民居结构	385
二、特色建筑元素	389
第四节 雕刻装饰	393
一、婺源	393
二、瑶里古镇	395

三、千古一村——流坑	397
四、驿前镇	398
<b>第五节 建筑礼仪</b>	<b>400</b>
一、营建礼制	400
二、传统聚落规划	404
三、择地和建房	405
四、装修装饰	407
五、上梁	408
六、迁居	411
<b>第八章 家庭与宗族民俗</b>	<b>415</b>
<b>第一节 小家庭与大家庭</b>	<b>415</b>
一、家庭的构成与继承	415
二、江西历史上的大家庭	420
三、分家析产习俗	429
<b>第二节 宗族的结构与功能</b>	<b>435</b>
一、宗族组织的形成	435
二、祭祖与修谱	438
三、宗族互助与自我管理	442
<b>第三节 宗族组织与基层社会</b>	<b>453</b>
一、基层社会的宗族化	453
二、宗族组织与基层公共事务	456
三、宗族间的恶性竞争	460
四、“乱宗”与“联宗”	465
<b>第四节 宗族组织与地方行政</b>	<b>469</b>
一、宗族组织的积极作用	469
二、宗族组织的负面影响	475
<b>第九章 岁时节日习俗</b>	<b>484</b>
<b>第一节 我国岁时节日习俗的现状</b>	<b>484</b>
一、传统岁时节日	485
二、现代节日	485
<b>第二节 农事生产节令习俗</b>	<b>486</b>
一、主要农事节令习俗	487
二、一些农事节令习俗仪式的传说	508

第三节 传统节日习俗	510
一、主要传统节日习俗	511
二、其他一些传统节日习俗	563
三、一些传统节日习俗的传说	566
<b>第十章 人生礼俗</b>	<b>570</b>
第一节 从出生到成年	570
一、生育礼俗	570
二、成年礼	573
第二节 婚嫁礼俗	577
一、“六礼”	578
二、“六礼”与江西婚俗	579
三、特殊婚俗	594
四、近代婚俗改革	609
第三节 丧葬礼俗	616
一、历代丧葬规制	616
二、《家礼》与江西丧葬礼俗	618
三、特殊的丧葬民俗	621
<b>第十一章 民间信仰</b>	<b>643</b>
第一节 江西民间信仰探源	643
一、“信巫事鬼”之俗	644
二、“瘴疠之地”与“鬼怪丛生”	646
三、“山都”、“木客”与早期的族群关系	649
四、斩蛟传说与龙王信仰	653
五、鄱阳湖的水神世界	657
六、由“化外”而“化内”	667
第二节 宗教与江西民间信仰	671
一、佛道神祇与民间信仰	672
二、佛道神职人员、宗教节庆与民间信仰	677
第三节 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	684
一、崇祀活动的几个层次	684
二、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	694
第四节 “祀典”与民间信仰	702
一、祀典与官方的崇祀活动	703



二、“祀典”与民间信仰	707
<b>第十二章 民间艺术</b>	<b>719</b>
第一节 民间美术	719
一、陶瓷美术	720
二、剪纸艺术	721
三、古建筑美术	724
四、“赣绣”工艺	726
五、雕塑	727
第二节 民间曲艺	730
一、地方戏曲	730
二、民间音乐	753
三、民间文学	762
四、地方曲艺	773
五、民间杂技与竞技	783
第三节 民间舞蹈	795
一、傩舞	796
二、灯彩舞	803
三、盾牌舞	822
四、狮舞	824
五、采茶歌舞	827
六、苏区歌舞	827
<b>第十三章 结语</b>	<b>830</b>
<b>附录</b>	<b>832</b>
<b>参考文献</b>	<b>851</b>
<b>后记</b>	<b>874</b>

# 第一章

## 总 论

民俗,是民间习俗的总称,涵盖了民众生活的各方面内容,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积累的约定俗成的事象。由于民俗反映了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是我们了解和掌握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之一,因而成为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众多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和保护的文化遗产。

江西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地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传统。通过对这些民俗文化的描述与分析,对我们了解和把握本地区民众的文化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

### 第一节 民俗概论

民俗,是民间社会生活中传承文化事象的总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民族世代代袭的基层文化,通过民众口头、行为和心理表现出来的事象。这些事务和现象,既蕴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传统里,又表现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传统中。

中国历史上“民俗”一词出现较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主要指民间的风俗习惯。《礼记·缁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民俗产生于人类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并始终受一定社会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它在流传中有传承性、变异性的特点和导向、整合及凝聚等功能,同时也表现出社会性、民族性、地方性、阶级性、全人类性等倾向;作为人类文化意识的现象,民俗将与人类社会共存亡。<sup>①</sup>

#### 一、民俗的产生及其内涵

民俗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靠口头和行为方式传承的文化模式,它涵盖了三方面

---

<sup>①</sup> 叶大兵、乌丙安主编:《中国风俗辞典》,《总类·民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